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七一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御製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聖諭廣訓	附後 御定資政要覽	溫裕氏問母訓業記譜類	人學聖宗遺書要言	劉子吟語摘緯	世呻吟語摘緯
----	-----------	------	--------------	------------	----------	--------	--------

明	袁	袞撰	一
明	呂	坤撰	二七
明	劉宗周	撰	九九
明	劉宗周	撰	一七五
明	黃道周	撰	二七一
明	溫	璜述	五二一
清	世	祖撰	
清	呂	宮等纂	五三一
清	蔣赫德	等撰	
清	聖	祖頒諭	五八九
清	世	宗繹釋	
清	世	宗纂	六一三
清	高	宗御撰	六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世緯卷下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丁維鏞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世緯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世緯二卷明袁袞撰袞字永之號

胥臺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

僉事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遜傳曰簡輔

曰降交曰誘諫曰廣薦曰崇儒曰貴士曰裁

閹曰汰異曰距偽曰抑躁曰久任曰惜爵曰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提要

懲墨曰節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

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

激而憂時感事發憤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

亞也當時狃于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

事為福故袞自序有鑿枘異用竿瑟殊好空

言無益只增多口之語而距偽一篇講學者

尤深嫉之然袞之言曰今之偽者其所誦讀

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

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
異尊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極弊
有激言之實非排斥正學也乾隆四十六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提要

世緯原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聖興
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
伐於鐘彝退則修遺文於方冊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
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為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
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
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原序

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
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為之故屈平放而賦
騷虞卿窮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進趨言行計從世
緯之作何也表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遜聽者
天子之職也叙官而詔祿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
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慮也古者庶人
工商有謗有諫而況於士乎表也嘗從大夫之後矣官
守有恒言責無與未嘗得排闥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

撫其愚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溢先朝露
非託筆劉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且濶於
事情亦知其枘鑿異用字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
有志於應世者亦矜其狂愚采其可用者云爾吳縣袁
衮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卷上

明 袁衮 撰

官宗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宦之途
絕也昔在周室並建諸侯同姓封者什七異姓封者什
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為公孤出為牧伯親疎相制
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疎忌骨肉闕
翦枝葉二世陵遲蕩然亡衛漢興鑒秦覆轍損益周制
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衆強南頓中山
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唐宋封
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
列中外是以本根不廢而枝葉扶疎卒受其蔭我明草
創高皇帝鑒周漢之所以得懲孤秦之所以失宗子分
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
內銷七國之變而外聳維城之固歲朝京師宴賞有度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卷上

遴傳

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禁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攝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塞生者日衆而歲祿有限分析微弱下同毗隸賢愚雍闕莫能自効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未之深考耳古之哲王莫不以親親為先務故詩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曹魏竊命忽棄遠謀忌嫉陳思親賢弗用大權下授作移司馬詩曰本實先撥此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卷上

謂也譬之縣黎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固弗若遺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傳而升其俊秀者于鄉學三歲而簡之升之于國學而試之于鄉試之于大宗伯登之于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疎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足不仕者有教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賢之利則何弗為也

遴傳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于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為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宣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為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連姻秦府得為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審理副入為翰林編修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間雷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
卷上

証也夫連姻宗室者不得為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官王府者不得為京朝官故傳相率不肖矣此非細故也今之傳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于有司銓衡者必闕茸則授之耄昏則置之而其人亦且絕望于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遵理道而乃以闕茸耄昏者傳之甚亡謂也漢法官王府者必慎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

議斐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彊而不為置賢師傅此教之亂也是故高煦反於漢寘鐺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傳相官京朝之患也置傳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遴選傳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為之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為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為傳相入為公卿畧如漢法以不失祖宗之意是官傳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間東平之譽維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銷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即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民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甚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置丞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熙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

之敗鑒元季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置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勲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嗣統妙簡英哲于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爵予稍輕然當時兼保傅者三楊蹇夏黃福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參機務如黃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胡儼則以知縣入楊士奇則以審理副入周是修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徼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稍觸忌諱即抑寘下甲間有以直言及第如羅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壹鬱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其留也亦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五

凡材識修潔之士悉擯弗用啟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為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志也則惟權貴之門是趨擠排同列不顧廉耻其既得志也則養驕安祿積日累月坐致高顯爵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聞者矣上蒙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為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

以為理噫是因噎以廢食懲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弗理如其材也則置之翰林不必其及第庶吉士也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輿望焉破拘攣之陋格塞請託之私穴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尊弗以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視其君如天神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庭爭止輦以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問拊髀之歎雖疎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益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慶厯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藹如也明興金華數子贊襄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

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偽觀其君臣同遊之歌亦曩時卷阿宴鎬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蹇夏日侍帷幄射鳧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想天順間李賢王翱親信寵任事關機務面決可否孝廟勵精寤寐英哲尊禮元老數開文華講求政理平臺煖閣不時燕見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等呼以先生弗名也六曹之長皆民譽也華容劉公晝日三接訐謨密議左右莫聞君臣一心虞廷之都俞何以過此今天

子神聖削資格而弗拘拔材奇於不次一言當意立躋華要士有起家六七年而秉鈞軸斯亦巖濤非常之遭也亦嘗數御便殿延見二三大臣矣亦嘗改容禮貌宴賞賡歌矣然延見有時不數語而退天威咫尺嚴堂陛六曹之長臺諫之司文學侍從之官咸不得與敬大之禮已渥而下交之情未通流俗之見未能深識不曰天子過勞則曰大臣畏議已者噫為斯言者非愚即諂也人之恒情逸則思欲欲則驕縱之心生勞則思艱艱則兢業之懷切安危理亂鮮不由斯故書曰無教逸欲有邦程頤有言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甚矣古人之愛其君也今不思逸欲之喪邦而徒慮憂勤之勞其君是非真能好君者也夫大臣者天子所與變調者也臺諫者獻替者也文學侍從之官論思啟沃者也皆天子所親信者也大臣論道于前則臺諫拾遺於後而文學侍從之臣得以引經而對據禮而議面相詰難不出一堂雖有

讒說弗行也且以大臣而畏人之議已將焉用彼相哉故曰為斯言者非愚即諂也誠使國有大事天子召大臣者面計之而大臣亦得以其事請見文學之臣論對以備顧問而官臺諫者許入閣以議從容賜坐務盡所言謀無遺慮動無過舉政體之得失以盡而羣臣之心術見矣其經筵日講必妙選端良忠讜明於經術者為之講章之進要在剖析經旨切廟政理削浮泛之勦說黜諂諛之故習有疑焉必辨問折衷歸諸至當而後已

而外之方岳守令於其來朝也特召數人焉賜之清問以觀其材識凡閭閻之情偽利病悉周知之上自親信以逮疎賤若元氣之周流于一身疏通聯屬無復間隔嘉猷入告而讜言上聞壅蔽之患銷而太和之休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傳曰興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賞不言者罰則言路何患乎

弗通古之哲王矇瞍有誦工瞽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
謗之木忠危言之弗我聞弗惡言者之過訐也古之忠
臣批龍鱗嘗虎口剖心而不悔烹鼎而不懾患吾言之
弗直弗患聽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納諫者莫如
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
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
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
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
欽定四庫全書
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言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
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竄逐甫去而章疏繼陳如英
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于朝是以王
曹濁亂于前錢江簸弄于後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卒
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奸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
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
莫不慕忠而羞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
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諱則

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之敢諫而患無太宗
之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
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
寬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為喜怒不以喜怒為刑賞聽言
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敦行誼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遺逸也
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數詔有司而四皓之招申公
欽定四庫全書
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教本自科目
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
之塗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
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
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
王佐之器命世之材奮起風雲志存竹帛雍雍乎亦曩
時稷卨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浸
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者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

咸處雜流譽髦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糊名易書拔十得五網羅低昂鮮有遺者法出乎畫一而事存乎至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采浮華而遺行實習經義而闇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今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童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陋亦甚矣是以當官莅事往往碌碌間有卓犖瑰瑋脫穎軼塵不為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二耳風頽而不可止俗因恬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為痛惜也夫科貢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編
卷上

十三

足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薦舉不進薦舉足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為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妄紛更為曾不知薦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慮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而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

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詔天下之士凡習知錢穀甲兵水利邊務以至天文律歷書算詩賦技藝咸得以所長自售而登進之因能以授官使專於其職而薦舉之法則責之撫按藩臬或一郡一人焉或一省一人焉其謬舉弗勝任者則臺諫得以糾正公卿得以論駁甚者則罷職弗敘其蔽而弗舉者亦如之如是則薦舉足以搜遺逸制科足以羅異材而科貢所得明於經術者兼而用之均其殿最甄其賢不肖如此則取士之途廣而士無遺材責實之政成而人無飾行士習可振而政理足觀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編
卷上

十三

崇儒

夫黌校者俊秀之關也師儒者士民之表也是風化之所自出也賢才之所由進也而俗吏忽之蓋自黨庠遂序之制壞而鄉舉里選之意微哲王之藝典既隳而人材亦浸不如古矣明興嘉尚儒術敦崇教本鄉社有學郡縣有庠即黨遂之規也成均有師國子有教即辟雍

之遺也賢良有薦者逸有徵即選舉之風也官祭酒者前有宋訥胡儼之儀軌後有李時勉陳敬宗之剛嚴督學者則陳選擅其聲司訓者則魏驥颺其美身教克修師道卓立弘治以前人才可觀自青衿之刺興而蔬圃之歎作內之成均循資計祿苟取充位外之鄉學官卑祿薄闢茸老昏俗所賢者亦不過送迎以為能升散以為職耳蒙師里社尤為無益絃誦滅息教化陵遲人才士習愈趨愈下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今縱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四

得人如宋胡亦宜妙選天下之剛嚴端重可為人師者以居之不必其翰林也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也正統間黃福建議始設此官賜以璽書許以言事且令御史藩臬毋有所侵越權至重也今之官此者多以他途得之進不以正心乎患失且畏御史之刺劾也惟言是聽侵撓不已事權移奪無復璽書之意然則提督之任即付之御史足矣安用此紛紛為邪今宜精簡其人專責久任中勅御史毋或侵撓有不如勅者許督學者得以上

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畫一矣其司鄉學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舉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臺諫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為之禁其年耄昏及闇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督學者連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脩者以主里社如此則黨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十五

夫爵祿以勸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爵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耻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蕭何侯也縛縲絀黜如條絳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篡羣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狗國者遂無一人賈生之言亦略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愈厲士皆駢首就戮

以扶漢鼎暨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耻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戮燕市而不挫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懼大辟者有三覆之規犯嚴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懷于張之平恕而耻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矜恤而無羅古之苛虐慎刑貴士蔑以加矣然而畫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奸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弗衷

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足矣今乃下之錦衣衛幽之鎮撫司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腐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谿壑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為輕賂少則誣虛以為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為低昂伺喜怒以為出入其死于撈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

憤激而不平畏死者怯懦而不敢銷剛直之心沮浩然之氣士風陵遲其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間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禍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為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奸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馬順門達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為世大戮今不信士

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于上而利專于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畫一之規而啟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于遠方公求賄賂廠衛之杖士于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捕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東縛窘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臯殺之可也何至今官校

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于衣冠
榜笞施于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耻而尊朝廷
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耻欲朝廷之尊
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臯也一付之法司而厥衛弗與
焉如法司之破律舞文而市恩以立黨故出入人者必
以法治之則士之寡廉鮮耻者皆懷死忠徇節之報矣

裁閣

周禮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六

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簡也司昏晨以時啟閉
守門圍御苑正內路寢給使令而已未聞授以政也故
周之盛時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巷伯孟子詩書所稱豎
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恭顯敗漢而刑人之
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瀆亂國經操
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陳實宮闈
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
中葉覆車靡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肇釁孽

于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厲階于後衣冠駢戮道
路橫屍甘露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喪氣較之東京尤為
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童貫之徒卒以
亡宋喪亂相尋靡有寧已我太祖高皇帝洞覽古事深
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宮禁備灑掃而已宣
統以來優假稍過威福漸移王振喜寧諸閹權勢隆赫
凶焰薰灼潛通外國謀危社稷遂使英皇北狩幾致永
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劔尚方廷梓
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紓陳實之憤近
雪鍾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事發倉猝危
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表裏為奸所幸朝政清明
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為八黨
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華容鈞陽洪洞諸公相繼竄
殛巖廊一空諍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縉紳
誅求之慘毒及於庶潛蓄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
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古事既如彼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
卷上

九

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興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而議者猶謂呂彊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昭史冊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百亦已難矣世主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彊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甚惑歟何則婦寺之性陰狠賊戾嗜利亡耻朝夕左右浸漬易入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世綱
卷上

五

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為之猶有古意我國家雖純用寺人而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腹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耄者汰之狠黠者黜之嚴閹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世緯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世緯卷下

明 袁表 撰

汰異

昔孔子作春秋以攘夷狄孟氏談仁義以闢楊墨董生述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為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沉溺其中以清淨為宗以虛無為本以慈悲為教以寂滅為歸棄綱常蔑禮法隳政事敗五等之倫廢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虐於佛老者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為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希夷夷顓蒙渾噩無思無為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義農堯舜之世惡覩所

欽定四庫全書

世綱
卷下

一

謂釋老者哉而曰並立為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昉於
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
後異說售焉氓之蚩蚩不究其本而倡為三教之說噫
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
然則佛老之教可遂寢歟曰奚為而不可韓愈之言曰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寢之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
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蕭梁秦梁以亡漢
以亂斯亦足鑒矣而或不之察甘心為之覆轍相尋亦
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諸臣
無傳奕之深識而襲蕭瑀之庸愚因循苟簡漸以滋蔓
周顒仙張三丰天眼尊者之徒妖荒迂誕怪亂不經成
化以來繼曉李孜省輩恣為幻惑百無一驗伎窮智屈
終膏斧鉞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
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
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偽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辭
之繁者行之愚也道之賊也政之蠹也周衰處士橫議
楊墨塞路孟軻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
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氓庶翕然信之
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
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蠢愚而不可以欺賢智
故排之也易為力今之偽者則不然其所誦讀者周孔
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
佛老之糟粕也其所行者則桀跖之所弗為也假道學
之美名以濟其饕餮窮奇之慾勦聖賢之格言以文其
膚淺繆悠之說黨同而伐異尊陸以毀朱凡其所言者
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
趨富貴者方以為孔孟復出也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創
書院以聚徒而黌校幾廢著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
學士薄舉業而弗習縉紳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為存
養以詩歌為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